

日韓行脚

宋越倫著

東南日報代表
中國記者團員



大坂戰後殘跡 ● 美名畫家約翰素描

讀志文摘出版社

亞非
專用

書叢摘文者讀

腳行韓日

著倫越宋



行印社版出摘文者讀

日韓行脚 目錄

宋越倫著

一 硫磺島一瞥·····	(一)
二 東京夜旅·····	(四)
三 京濱一帶·····	(八)
四 麥帥印象·····	(一七)
五 騎兵第一師·····	(一九)
六 日本議會·····	(二一)
七 吉田之宴·····	(二三)
八 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	(二四)
九 橫須賀軍港·····	(二六)
一〇 忙中偷閒·····	(二九)

十一	大使列車·····	(三〇)
十二	京都一日·····	(三三)
十三	林檎之歌·····	(四二)
十四	廣島憑弔·····	(四七)
十五	大阪之「鬧」·····	(五四)
十六	台胞一夕談·····	(六〇)
十七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六四)
十八	北緯三十八度·····	(七〇)
十九	緊張的一日·····	(七三)
二〇	尾聲·····	(八一)

日韓行脚

一 硫磺島一瞥

記者團一行十人，於二月二十六日深夜十時在江灣機場起飛，行前經多日準備，並辦理護照及驗疫等手續，由我駐日代表團上海辦事處主任姚更生等多方協助，進行極為順利。飛機起飛前先由A.T.C（美空運指揮部）派員放映飛行應變電影，情態逼真，講解詳盡。約一剎鐘電影放映完畢，然後個別教以穿着浮水衣及降落傘之方法，並每人發給橡皮浮水衣（該項浮水衣專備海上飛機發生故障實行強迫降落時之用，結構輕巧，僅須將下部繩索拉動，即能自動充滿空氣。）及降落傘各一襲，穿戴後魚貫上機，機係C五四B型，共有發動機五具，寬大舒適，普通可載一百餘人，此次同行者僅四十人左右，故均得有散步與睡眠之機會。地同行美軍軍官 Moody 君告記者，此種C五四B型機為美國運輸機中最安全者。除記者團外，同樣赴東京者尚有駐日代表團朱世明將軍之夫人及美軍軍官暨眷屬多人。上機後先由機上人員指示應行注意事項，並將空氣以DDT消毒，於是在發動機怒吼聲中，徐徐起飛，其時

月明如晝，偶自機窗下望，見浦江如帶，燈火明滅，上海繁華，已在塵霧籠罩中逐漸消失矣。二十分鐘後，飛機已在碧淨蒼茫之太空中穩捷前進，較之十五年前往來於美國、橫濱、上海間之巨大皇后號郵船，尤爲平穩舒適，機中備有糖菓及夾肉麵包等，供旅客隨意取食，管理人員往來巡視，招呼殊爲週到。飛行六小時後，見燈光點點，掩映於雲霧之間，機上人員告以已達東京上空，旅客乃紛紛扣上繫帶，準備下降，詎料該日東京氣候惡劣，濃霧之外，並有微雨，同時機場雷達設備復發生故障，因此飛機降落甚爲困難，在東京上空盤旋達兩小時之久，乃決定改飛沖繩。二小時後到達沖繩上空，復以氣候不佳，不得不改飛小笠原羣島南部之硫磺島，至上午七時一刻，漸見陸地如塊，浮現於碧波蒼空之間，機上人員復囑御上浮水衣及降落傘等，稍事盤旋，即行下降，雖在惡劣之氣候中，亦仍穩適舒快，毫無震盪顛簸之苦。硫磺島爲美軍攻入日本本土之第一座島嶼，其地雖僅有八方華里之面積，然在當時戰略上極爲重要，而爲日軍在太平洋上最大空軍基地之一。當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美軍開始向該島進攻之際，日守軍堅強抵抗，所有大炮之數目，較之防禦任何其他太平洋上島嶼之戰爭，多出一倍以上，且以該島面積較小，故雙方落彈地區，遍及全島每一角落，終以美軍奮勇進攻，經過廿六日之慘烈搏鬥，日守軍三萬人全部就殲，竟無一人投降，而此具有戰略上重大價值之彈丸小島，終爲美軍佔領，以造成此後征服日本本土之基礎，故在整個太平洋

戰史上，具有極大之意義。記者等下機後，見一片平漠，展現眼前，沿海一帶所有日軍工事殘跡，尚可依稀彷彿，壕塹縱橫，已悉爲美軍炮火所毀，僅餘亂石沙土，錯然羅列，附近樹木，爲彈片截斷之處，至今猶殘痕斑剝，唯綠葉點點，油然生長于焦枝枯極之間，可以想見當時搏鬥之慘烈，記者曾佇立於沿海崗脊之上，對此近代猛烈戰場之遺蹟，迴環憑弔，不禁思潮起伏，感慨叢生。島上荒涼，除美軍大規模之機場及活動房屋數百座外，殆無居民。記者等在機場小休，卽由美軍以吉普迎往午餐，餐後記者單獨趁吉普作環島巡視，見有美日雙方陣亡官兵墳墓數十百處，墓石蒙疊，數以萬計。是日天氣煩熱，美軍多御單衣。島上盛產硫磺，吉普所經之處，時見濃烟縷縷，起自山崗沙邱之間，隨風飄盪，蓋卽硫磺之礦原所在。島上設備殊爲完美，有氣象台、病院、倉庫、食堂、宿舍等。在島之南部，見有日俘數百人，在黑人軍士監督之下，修理機場，記者乃乘機以日語與之交談，據云方自橫濱被徵前來，美軍對之甚佳，其生活水準且遠較在日本國內時爲高，故均樂爲所用。戰前該島有日籍居民五千餘人，從事漁業及開採硫磺，後以戰事關係，全部遣送返日，日俘知記者等係來自中國，一種感激慚愧之情緒，充分表露於言辭之間，爲述二年前戰況，歷歷如繪，據云美軍先自東方海岸強行登陸，因日軍頑強抵抗，不獲成功，旋在西部海岸奇襲，苦鬥近月，始奏膚功。目下島上除美軍及日俘約千餘人外，幾無婦女蹤跡，當記者與日俘交談之際，黑人軍士

頻頻前來詢問，渠等對同來女記者俞大酉女士尤爲注意，詢以是否即係中國婦人，一種好奇與天真之神態，令人爲之失笑。二小時後，機場接獲報告，謂東京氣候轉佳，乃於上午九時重行起飛，四小時後到達東京郊外之羽田機場，與麥帥總部及我代表團歡迎人員交談片刻，即分搭總部派來之轎車六輛，由美憲兵驅吉普前導，循京濱國道進入東京。沿途工業地區均已化爲灰燼，人民棲棲皇皇，奔波於瓦礫原野之間，殆已無復當年驕橫軒昂之態。東京市區被炸達十分之七，而皇宮附近如丸之內一帶，則仍完整如故。目下盟國人員集中之處，卽在此周圍三數英里之地區。據謂當時盟機之所以保留此僅有之精華地帶，其原因蓋卽在準備佔領日本時盟國人員居住之用，其設想之週到，於此可見。

二 東京夜旅

東京爲記者舊遊之地，在戰前四年中，我曾在那裏親眼看到



著者在硫磺島廢墟中攝影

日本歷史急劇的變動，五・一五以及二・二六事變的密如連珠的槍聲，七七事變後一般無知民衆在野心家們煽動之下，高呼「膺懲支那」的口號以及「祈戰死」的旗幟到處飄動的情景，至今猶歷歷如在目前。但十年的歷史畢竟改變了日本，在東京神田以及小石川區一帶一望無際的瓦礫堆中，記者終於看到了一種新生的東西，那正像在焦灼的泥土中茁長出來的春草的萌芽一樣；在神話一般的日本歷史的行程中，喜歡也好，憎厭也好，日本民族終於在灰燼與瓦礫堆中，看到了春草與陽光。

記者團一行到達東京之夕，我曾忙中偷閑，勉強支撐着經過十四小時長途飛行的疲憊的身軀，驅車徜徉於市郊之間，對十餘年前曾經爲我所熟悉的人與物，作了一次匆匆的訪問。有名的日比谷公園已經改爲杜立特廣場，景物依然，但在依稀的燈光下，到處可以看到一種戰爭的塵垢，依然深沉地佈滿在公園的每一個角落，以及那些躑躅在演奏台附近樹林間的 Harp-harp Girl 的身上（Harp-harp 一辭原爲新幾內亞土人之言語，即「從速」「趕快」之意，當美軍登陸該島之際，土人代爲搬運彈藥，美軍恆以此語相催促，今在東京則成爲吉普女郎之代名詞，此外美軍對此輩亦有稱之爲「Pan-Pan Girl」者）從丸之內以迄小石川，我曾經要求美國司機放慢速度，在稀疏的燈光中，唯一的印象是一片殘破與憂鬱。在十年以前，夜分十一時許應當是「帝都」最爲繁榮的時間，但現在呢，除了偶然有一二輛

像沙丁魚一般地塞滿着乘客的敝舊的電車，懶洋洋地經過以外，一切是那麼地寂寞和淒涼！連最繁榮的「夜店」集中地新宿和銀座，也是燈光黯淡，行人寥落，除了一些 Happy 女郎以及爛醉如泥的水兵以外，我幾疑心在那黑洞洞的巷街之間，尚有生物的存在！

好容易到了小石川區第六天町，在一片廢墟中，我絕難辨別出十年前故居的所在。所能記憶的，就僅僅是我經常在那裏沐浴的「湯屋」的烟囪，正像黑夜的幽靈那麼地，矗立在瓦礫以及無數簡陋的棚屋的中間。由於一個當地郵差的指示，總算找到了十餘年前故居的原址，但輝煌的宅邸已經變成了無際的菜田，鬆軟的泥土，走上去會得一直陷沒到人們的腳踝，附近是一片黑暗，在電石燈的光芒下，一道大理石的門框尙屹立在殘破的田野間，當我看到了伊藤三郎的名牌的時候，一種懷舊的喜悅的心情襲擊着我，使我的心臟急劇地跳了起來，進了門框，又在茫茫無際的菜田中走了十餘分鐘，方才到了一所十呎方的棚屋的門前，打開了門，十餘年前花枝招展的女居停偃偻着背，首先跑了出來，接着房東伊藤也一躍而起，一陣鄭重的寒暄以後，接着他倆就含着眼淚，訴說戰爭所帶給他們的災害與創傷，兒子作戰死了，以一生的積蓄所經營的縫紉工場，也全部破燬，……但這是日本歷史的不幸，對於這一對和藹的可憐的夫婦，我實在說不出半句安慰之言，祇是唏噓着，將一點帶來的食糖和餅乾，送了他們，默默地走了出來。

接着我又匆匆地趕到東京郊外二十英里的板橋區，去訪尋十餘年前曾經給我過許多友愛的溫情以及學問的切磋的同學富澤，經過十年的戰爭，鄉村道路破敗已達極點，車行其間，免起鶻落，顛簸特甚。但較之東京市區，却有一種平靜之美，充分流露於原野村舍之間，幾經詢問，最後由於一個熱心的鄉人的領導，終於到達了富澤的家；屋宇依然，却不料富澤已作故人，其父原為東京名律師之一，當渠為述富澤於記者離日以後，常受日警壓迫，且一度下獄，此後健康情形即日趨惡劣，終至一病不起之際，不禁老淚縱橫，在那種悲哀的氣氛中，令人不忍久留，祇得略慰數語，勉強忍着眼淚，離開了這一位不幸的異國的長者。

在歸途中，我會與引導的鄉人在車中閑談，從他那質樸的言辭中，衷心地道出了一般日本民衆對於軍閥以及野心家們憎恨的感情。

「在目前，日本人民是覺悟了，他們明知道一切是受了騙，但痛苦的是我們真正的老百姓依然沒有力量，如果不幸未來的環境依然會得培養出一批新的野心家的話，則我們的命運是依然無法預料啊！」

是的，這正是日本以至於世界危機的所在，但這一句看似平淡而實際卻具有着深刻意義的言語，能够出自一個普通日本鄉民的口，這實在是一樁值得注意與喜悅的事。

當記者回至旅邸，已在午夜一時以後，日比谷公園一帶，行人早已絕跡。夜色如流，「

帝都一死寂，僅見一二美國憲兵與日本警察，往來巡梭而已。

三 京濱一帶

記者團於到達東京次日，就根據麥帥總部事先排定的招待日程，開始了異常緊張的生涯。

麥克阿瑟元帥此次對於記者團的優禮，幾乎超過一個任何常國家使節所應享受的程度，那是國家的光榮，是全國上下八年苦戰的酬勞，記者等首先受此殊榮，事後追思，不免爲之慚慙不安！

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一刻，即由盟軍總部派史溫克上校（Col.



○影合內室息休在員人迎歡與，場機田羽外郊京東達到團老記日赴

Swenk) 前來帝國飯店迎迓，略事寒暄，記者團全體分乘轎車六輛，前往盟軍總部所在地第一大廈 (Dai Ichi Building)，聆取總部各部門有關佔領日本之各項報告，沿途由美憲兵乘吉普前導，所經之處，軍警均肅立致敬。五分鐘後到達盟軍總部，先由參謀長莫萊少將 (Maj. Gen. P. J. Mu ller) 熱烈招待，旋至六樓會議室，由賴爾上校 (Col. Dair'd Larr) 勃萊克 (Lt. Col. H. C. Blake) 章脫 (Lt. Col. L. A. Witt) 奧多 (Lt. Col. S. E. Otto) 中校等分別就佔領日本一年半以來之復員，解除武裝，遣送僑俘，以及盟軍總部之組織情形等作詳盡扼要之解說與報告。會議室佈置極為簡單，前懸各項統計圖表，隨講隨翻，殊為清晰，後置沙發若干，供記者等坐以摘取報告之用。二小時後講解完畢，乃與參謀長等握手道別，即匆匆返旅邸。離第一大廈之際，遇一參加盟軍總部工作之美籍日本女郎，其人生長美國，即所謂日僑二世 (Second Generation) 據云戰後隨美軍來日，交談之下，深覺其缺乏常識，甚至對「中華民國」一辭，亦不知作何解釋，令人對之啼笑皆非。

十一時半返至旅邸休息，盥洗未竟，復匆匆趕往麥帥官邸，由麥帥夫婦招待午宴。

下午三時宴畢，復由麥帥官邸驅車前往東京郊外十餘英里處參觀石川島芝浦蒸氣渦輪工廠 (Ishikawajima Turbine co) 該廠為日本最大工廠之一，現已列入對盟國賠償項內，

戰時未遭破壞，除 Turbine 以外，並製造幫浦、鍋爐、高壓箱、肥料等，其出品遍及我國腹地及東北、台灣等處，規模之大，據同行之對外貿易處顧問美人梅耶君 (W.R. Meyers) 告記者，此等工廠，即與美國第一流同性質之工廠相較，亦無多大遜色。月前我國青島四方電廠，曾通過麥帥總部，向該廠定製五千 KW 蒸汽渦輪一具，目下正在趕工製造之中，此外我博山發電所亦有五千 K. W. Steam Turbine Rotar 一具，戰時被燬，目下亦在該廠修理之中。該廠雖已列入賠償，唯員工對全廠器材以及物資之愛護，似仍能保持其一貫精神，據云



記者團參觀石川島電氣工廠攝影

機器在未拆卸前，每週必定期洗擦一次，目下該廠一部分機器仍在晝夜運轉之中，除製造修理蒸汽渦輪以外，半年來復從事於大批新型自動織機之製造，記者等在該廠盤桓達二小時之久，仍屬走馬看花，不得要領。唯一印象，則爲該廠規模如此之大，器材如此之多，將來實行拆卸以及裝運，我政府事先必須有一番縝密之計劃與估計，同時在人選方面，亦須慎重物色，否則不僅進行困難，且將難免爲日人所竊笑。參觀完畢，已在下午六時左右，由該廠常務董事佐野嘉末茶會招待後，即匆匆由鶴見起程，循京濱國道，返抵東京。

三月一日爲日程之第二日，七時許盟軍總部即派格萊歐少校 (Maj. Crauer) 前來旅邸迎迓，由專事招待記者團之戴美爾上尉 (Cap. Deemiller) 一一介紹與之相見，七時三十分即由旅邸出發，前往橫濱，車抵玉川六號橋，美佔領軍骨幹第八軍軍長愛克堡格將軍 (Gen. Fitchelberger) 即派少校蕭君前來迎迓，八時三十分到達橫濱，先至前日本郵船會社原址軍政府休息，旋由軍政府各部門負責人貝斯萊上校 (Col. Beasley 其人曾至中國) 等分別講解一年半以來的對日佔領工作，資料豐富，講解清晰。按第八軍爲麥帥最爲得意之部隊，目下管制日本工作，除一部分英蘇佔領區以外，實際上全由第八軍貫徹實行，其工作範圍，包括南部朝鮮，麥帥總部僅決定原則，發號施令而已。

九時四十五分講解完畢，復馳車前往橫濱磯子區釜利谷前海軍第一空技支所視察，該廠

爲前日本海軍省所屬最大海軍彈藥魚雷製造工廠之一，全廠佔地五十萬坪，原有職工一萬三千餘人，內有輕便鐵道及起重機，煉鋼及彈藥製造機等不計其數，該廠於昭和十三年間開始興建，至十七年始全部竣工，可以想見其規模之大。一九四五年五月，該廠曾遭盟機轟炸，唯僅落彈一枚，損失殊爲輕微。目下該廠尙剩有大魚雷及炸彈，整然羅列于光線黯淡之倉庫內，無異爲日本野心軍閥最大之諷刺。該廠亦被列入賠償項內，目下由第八軍管理，改爲「東急製作所」，專事修理電車及汽車等交通工具，現有職工七百餘人，當余等經過之際，莫不默然注視，似不勝其今昔之感者。

十二時三十分參觀完畢，復匆匆驅車前往第八軍軍長愛克堡格中將之官邸，與愛將軍伉儷及其幕僚共進午餐。進門後先由日籍侍者分別接取衣帽，渠等均御日本高貴禮服，默然行走於賓主之間，執禮至爲恭謹。未幾愛將軍伉儷出見，與記者握手之際，曾詢記者與宋子文之關係，余當答以五百年前或爲一家，愛氏夫婦不禁莞爾而笑。愛將軍身材頗長，和藹瀟灑，溫溫有如儒者。民國七年曾在我國東北，參與西伯利亞反共戰，故對我國情形頗爲熟悉，張作霖，吳佩孚等均爲渠之老友，當記者等告知吳將軍晚年以孑然一身與日本特務人員如土肥原等誓死抗爭，不就偽職之情形，愛將軍爲之拍手讚嘆，歷久不息。在客廳稍進酒點，卽至餐室就膳。菜頗豐盛，有火鷄乳酪等物，據云均自美澳運來，蓋總部當局不欲增加日本糧

食危機，故雖一草一木，亦必運自海外，其用心之深，於此可見一斑。席間愛將軍爲述接收故事甚多，當渠進抵東京之際，土肥原即匆匆趕往晉謁，備致殷勤，未幾愛將軍發現土肥原即爲發動對華侵略禍首之一，乃於翌日投之於獄。次述東條自殺經過，以及當時愛將軍命令所屬醫官竭力加以拯救之情形，亦頗輕鬆有趣。官邸濱海，庭院之美，實爲國內所罕見。下午二時辭出，週游橫濱全市，及美軍醫院，眷屬住宅等處，詢據橫濱居民，藉知橫濱市區在戰時被炸達十分之七，中心區如華僑集中地唐人街等，亦均一片瓦礫，精華盡去，唯戰後恢復極速，商業區已逐漸復興，行人熙攘往來，較之東京實有過之。

薄暮時分，仍循原路返至東京，當於八時至我國駐日代表團，出席朱世明團長之晚宴，家人相敘，不勝親切之感。

二日星期，上午至前工商省原址參觀出口商品展覽會，走馬看花，匆匆即返。下午復至代表團參與鷄尾酒會，會後並由代表團各部門主管人員作工作報告，直至午夜十二時始返旅邸休息。

三日上午八時半先由外務文部兩省顧問維吉浮 (Mr. Wigglesworth) 前來旅邸迎迓，並對日本教育現狀詳加解釋，然後出發參觀窪町小學校、東京都立第一女學校以及東京帝大等處，中午由帝大校長南原繁招待午餐。席間南原曾作演說，謂日本以和平姿態再度向前邁